



旧书店

洪放

叶朋走到三孝口旧书店时，一眼就看见亚轩正站在书架前整理旧书。他没急着进去，而是站在门口。亚轩的头发几乎没有了，在不算太亮的书店光线中，光头如同一尾从水中浮出的鱼鳍，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随着整理旧书的手，来回晃动。那手在那些旧书上，已经摩挲了二十年了。现在……

叶朋鼻子一酸，想流泪。

昨天下午，叶朋接到亚轩的妻子爱芳的电话，说亚轩坚持要回来，要到书店里来。叶朋说那怎么行，赶快劝他。爱芳说劝了，劝不动。你也知道，亚轩是个犟脾气的人，他定了的事，不说我，就是他那八十岁的老娘也劝不动。另外，亚轩说：他想回来看看书店，看看书，不让他回来，不让他摸摸那些书，他心里不甘。

这倒是。叶朋马上通知了知贤，说亚轩明天要回书店，咱们都去看看吧。从亚轩病重这个多月来，亚轩一直不让人去病房探视。现在，他自己回来，咱们正好去看看，也好好陪他说说话。

知贤爽快地答应了。以往，他们两个是往三孝口旧书店跑得最勤的人。同书店老板亚轩，也是最能说得上话的人。他们三个，聚在一起，说得最多的是书，看得最多的是书，摸得最多的是，念的最多的，都是书。

三孝口旧书店坐落在三孝口边的巷子里，离巷子口一百米，单间门面，外面搭了个雨坡。书店里的景象，只需要用两个字来形容，一是书。都是书，上下前后，你转身时，会碰到书；低头时，会碰到书；伸手时，手指会碰到书；弯腰系鞋带时，还会碰到书。总之，这是个旧书的大杂烩。人站在旧书之间，冷不丁就能听见书虫嚼书的细碎声音。每逢这时，亚轩会倾着耳朵，贴着书架细细听。听着，听着，他就抽出其中一本书，然后将书拿到门口的空地上，用消毒水喷洒一遍。旧书来自四面八方，且大多常年存放在角落落里，生个虫子，有点发霉，都是正常现象。因此，亚轩平时没顾客时，主要的事情就是处理这些旧书。翻晒，消毒，甚至对有些明显的残页，做些适当的修补。对于一些特别好的，他认为有较大价值的旧书，还会专门去找省博的修复老师来修葺。这些年来，经他的手的旧书，少说也有几十万册了。他喜欢旧书所散发出来的那种古旧的气息，喜欢书里方方正正的汉字，和那些汉字所记叙的古往今来的历史。

还有一个字，就是挤。实在太挤了。除了旧书外，几乎没有多出的空间能容人。因

此，叶朋他们有时找了旧书后，想和亚轩聊几句，也只能站在门口。好在亚轩在门口的雨坡下，放了张小矮桌子，加上两把小椅子，站的站，坐的坐，大家竟也能在这拥挤逼仄的小空间里，谈论版本，谈论旧书背后的故事。

“老叶，早到了。”知贤夹着他的标志性的大烟斗，骑着自行车过来，他是三个人中年龄最大的，快六十岁了。不过，他精神头挺好。他从自行车后座上拿下一捆书，提到店里，说是城隍庙那边有人搬家，他就瞅准了这些书，替亚轩给要来了。亚轩捡着书，一本一本地上架，说：“都是好书。谢谢呢。”

“有两本我留下了。”知贤擦擦汗，虽然是秋天，可他刚才急着赶路，还是有点燥热。爱芳拿过毛巾，他擦了一把，说：“我让老面馆中午送点菜过来，咱们陪亚轩喝点。”

叶朋和知贤看着亚轩整理旧书，叹道：“唉。这个时候了，心里还是书。”知贤说：“他这一生都是旧书，除了旧书，他……”

也是。叶朋想，亚轩这个刚刚五十岁的中年男人，生活在合肥这座城市里，早年工厂就倒闭了，他也没有其他长处，除了跟随自己的父亲捣鼓旧书外，他似乎也很难找到什么出路。后来，父亲去世，他一个人盘着这旧书店。盘着盘着，竟然盘活泛了。往旧书店送书的人越来越多，到旧书店找书的人，也越来越多，有一阵子，叶朋他们来，还得在门外等着。那可是旧书店的好时光。不过，很快，旧书店安静了。按亚轩的话说，那是它“回到了它应该有的样子”。应该有的样子？爱芳就不同意亚轩这观点，说书店应该有的样子，就是有读者，有顾客，像从前一样。哪像现在，门可罗雀，清寒得跟古画一般。爱芳平时在一家私人餐饮店打工，一有闲，也过来帮忙。亚轩的女儿，刚刚上大学。亚轩守着旧书店，看起来风轻云淡，但背底里，叶朋他们都知道，他们一家的日子艰难着。但亚轩就是个硬脾气，再难，也从不说不。偶尔，叶朋他们在旧书上想多给点钱，也被挡了回去。亚轩说：“你们能看得起我这店里的旧书，就是抬举我了。这年头，旧书有人读，才最好。”

亚轩回过头，他越发清瘦了，颧骨挺着，原来一说话就笑的眉眼，也像被病给抠去了似的，深深地陷进去了。眼睛里的光，也成了一条线，却依然明亮着。他拿起旁边书堆上的一本线装书，说：“‘民国’八年的版本，合肥本地诗人雅集的作品，我翻了下，真不错。”他将书递过来。知贤接了，翻了下，果然是“民国”八年的旧版，保存得挺好。知贤说：“这个，我要了。还有没有？”

亚轩又从旁边的书架上取出几本，叶朋也拿着看。事实上，叶朋今天的心情，跟往日来翻书时的心情无法一样。他总是想看看亚轩。这个半年前还活蹦乱跳的旧书店老板，如今已被疾病给折磨得脱了形。就如同一片蝉翼，在旧书页间翻转。他问亚轩：“昨天晚上回来的？没回家？”

“昨天下午五点。直接到了店里，这么多书，我整理了大半夜。”亚轩说着，身子有些虚，声音也有些飘着。他只好倚在书堆上，

慢慢说：“再怎么着，这书，总归还得整理一下的。将来，也许……”

“亚轩，别这么说。还早，慢慢来。”叶朋说：“报社和电视台最近都发了我写的稿子，反映挺好。你所担心的那些问题，一定能解决的。”

知贤也插话说：“安大那边，说要组织学生过来，开展书香传递活动。”

“这倒是好。”亚轩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爱芳端过一杯水，说：“少说点话了，医生说不能说得太多。”一转身，叶朋看见爱芳在抹眼睛。他心里知道，爱芳是心疼，舍不得。

叶朋趁着知贤和亚轩说话，就使了个眼色，同爱芳出了书店。两个人站在书店门外的人行道上，开展书香传递活动。

“这倒是好。”亚轩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爱芳端过一杯水，说：“少说点话了，医生说不能说得太多。”一转身，叶朋看见爱芳在抹眼睛。他心里知道，爱芳是心疼，舍不得。

叶朋趁着知贤和亚轩说话，就使了个眼色，同爱芳出了书店。两个人站在书店门外的人行道上，开展书香传递活动。

“这倒是好。”亚轩额头上，沁出了汗珠。爱芳端过一杯水，说：“少说点话了，医生说不能说得太多。”一转身，叶朋看见爱芳在抹眼睛。他心里知道，爱芳是心疼，舍不得。

叶朋问爱芳：“医生怎么说？”

爱芳红着眼睛，说：“医生本不让他回来。他偏想那儿，我就想，这大概就是他最后的念想吧，就拉他回来了。”

“也是。他心里想着书店。”叶朋也抹了下眼睛，说：“人瘦得太狠了。唉。”

“医生说，就在这几天的事。”爱芳哭着，又回头望了下书店，停了，说：“亚轩心里还想着事。他这人心气高，所以我打电话让你们来，也好好说说话。他说话也难了，说不动了。”

叶朋心里像磨着石头，一下一下地疼。他点点头，说：“事情也正在办。我等会儿慢慢跟他说。”

叶朋说的事儿，其实也是亚轩一直惦记的事。旧书店开在三孝口这巷子里，已经快四十年了。旧书店不同于新书店，守的是老顾客，做的是朋友生意。旧书的来路，收上来后的出路，都靠着一批批的老主顾们支撑。老主顾们，对旧书店有感情。然后再带来一批批的新主顾。新主顾再变成老主顾，就这样，一来二去，旧书店跟棵树的，迎来往往的，都是真正爱书的那些人。可就在亚轩刚生病那会儿，市里出台了三孝口片区的规划，旧书店在拆迁之列。亚轩担心，旧书店一拆迁，人气就散了。他也专门去找了规划局，规划局说拆迁是整个城市的事，不能为了一个旧书店，就改规划。想想也是，城市要发展，拆迁也是必然的。可是，旧书店立在这巷子里，四十多年了，根也深了，情也浓了，一拆迁，也许就……这事儿，叶朋也记在心里。可是，规划局的态度也没错。他一时也找不出好办法。所以，他只好说事情还正在办。他也确实在办。他给市长写了封信，建议将旧书记连

同那条巷子都保留。

亚轩脸上出着虚汗。他的身子弱，他自己也知道，他在撑着。可 he 不想让老朋友看见，所以，他慢慢起身，又沿着书架，缓缓地看了看。偶尔，他会将那些放乱的书，抽出归还到原位。他闻着书香，感觉二十多年来的书店岁月，就在这些旧书之间流淌。他想起一句话：贫穷，而听着风声是幸福的。他觉得他是贫穷而闻着书香是幸福的。妻子虽然偶尔也发发牢骚，可真到了关节点上，妻子还是支持他的。就连女儿，上学时从不跟别人比穿衣，而是比看书。亚轩为此，既感到愧对女儿，又欣慰。可是，这病……他像下定了决心似的，回过头来，说：“也好，大家都来了。我想拜托大家点事。”

气氛一下子就凝固了。叶朋、知贤，都站着，望着亚轩。爱芳扶了扶亚轩。亚轩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了。我今天精神好得很。但我知道自己。将来我走了，这书店怎么办？靠爱芳，是支撑不了的了。”

“边走边看吧。”爱芳说：“别老是操心什么了。何况，医生说……”

“我清楚。”亚轩苍白的脸上竟泛起微红，说：“要是关了，这些旧书，也不好处理。你们都是书店的老人了，日后就请你们处理一下。”

知贤说：“我过三四年就要退休了，我来。”

亚轩用毛巾擦着脸，说：“其实，我也只是说说。这旧书店，算是我最后的归宿了。我回来看看，又见到你们，心算是放下了。当然，也还有放不下的。可是，放不下又能怎样呢。”

“话可别这么说。亚轩，好好治疗，旧书店离不了你。”叶朋道。

老面馆的菜送来了。就在门外的小桌子上，几个人或坐或蹲，知贤特地带来一瓶老酒。亚轩坚持要喝一小杯，酒进了喉咙，起的面颊更红了。整个人也都更精神了。他讲起当年从父亲手里接过旧书店时，自己对旧书是一抹黑。后来慢慢摸出点门道，再后来，有了大家的帮衬，旧书店居然走过二十多年了。“要是能回头，我还开书店。”

亚轩的话，让爱芳一下子没忍住，哭了出来。大家都掉泪。亚轩说：“可别这样。难得聚下，好好说话。我再喝一杯。”

叶朋想制止，知贤却已将亚轩的杯子斟上了。半杯，亚轩端起来，说：“将来，我的墓碑上就刻本旧书。其他的，什么都不要。”

“尽瞎说。”爱芳道。

“我不是瞎说。是真的。”亚轩对叶朋道：“这事你负责。旧书，越旧越好。”

叶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点点头。

饭后，亚轩说太累了，要回去了。爱芳便陪着亚轩回了医院。晚上，叶朋就接到电话，说亚轩走了，很平静，临走的时候，他在空中比画了一个动作，就像在翻那些旧书。

亚轩的告别会结束后，叶朋、知贤又回到旧书店。他们将旧书店又收拾了下，明天，安大的学生们会来参观。市规划局也来电话说，要过来再看看。他们计划将旧书店这条巷子，设计成历史文化小巷，旧书店，就可以一直保留下来了。

望江花海

望江最大的花海应该就是油菜花海，最大的花事应该就是油菜花节。

这是一件让我很意外的事，甚至震惊，而且我敢断定，许多望江人也一定深感意外和震惊。一件开花结果、昔日里甚至饥渴地等待结果的农产品，人们突然不以产品的果实为指归，而以其花放花妍为目的，而且人们几乎忘记了其果实的存在。我不得不本末倒置来形容。但是现在它真的就倒过来了，而且没有倒回来的感觉，甚至每一个人都在心花怒放。如果我用姹妍毕露来形容这件事的话，我便不知谁是妍，谁是媿了。当然，你也可以说它没有媿。

望江的油菜花似乎不仅只大张旗鼓地开在望江这个滨江小县城的丘冈旷野，它是开在望江，香在各地，靛在各处，青青翠翠，黄黄绿绿，中央台有画面，省市台有新闻，报纸上有文字，网络上更是缤纷万千，绵绵缠缠，甚至还远非这些，它链接上了新潮、温馨、浪漫、怡雅，成了望江阳春三月时节最大热点，直播间、打卡地、擂台赛等在田间地头，与蜜蜂一起狂舞，与蝴蝶一道飞歌，多角度切入，散点式呈放，每个人俨然花魁模样。

可以下一结论，时下各地纷繁万象的花事中，望江油菜花赫然占有一席之地。望江油菜这一农产品因此一夜之间走完了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蜕变之路，实现油香到花香的“花果飘香”，为广大城乡民众在这束司空见惯的农产品酿制的花旁“诗意地栖居”提供了可能。如果我是孙大圣，望江这座“花果山”也是呆得的。当然也值得我等如欧阳修那般“挥毫万字，一饮千钟”。

每年春季，望江人像置身梦中，金黄色的油菜花像被批量打印出来的，安置于山冈田野之中。如果你是一名摄影爱好者，你航拍一下望江这个滨江古邑，那比夏日和畅比冬日可人的阳光下，在些许白鸢飞走落下的旷野里，在那一阵阵麻雀叽叽喳喳的山冈上，有人拖着长长的红丝巾与白云齐发，与金黄的油菜花赛娇，有人甚至对这司空见惯之物突然不知所措，东走走，西看看，一会儿仰望向天，一会儿俯身朝下，像是挑逗，又像是寻找，有人干脆四仰八叉，呈一个大写的人字于大地之上。如果在他的头部横放一根短竹竿，便是天字了，相传当年朱重八看牛时有过此等模样，民间传说他那时就有了天子相。有荷锄的农夫，在花海中边走边赏，有放假的学童，在田埂上边跑边放飞筝，有赏花的情侣，一人作态，一人拍摄，也有拿自拍杆的，于是两人一起，不知是花笑还是情侣们在笑，反正前仰后合，一醉酬采。有人说这才是爱情的姿态，这才是爱情的花采，柴米油盐的板结不可比，家长里短的烟火不能比。

有资料显示，望江的油菜花一般呈三条路径、可分三种方式进行赏析。三种方式相映成趣，相伴成典。第一条在沿江一带，与大江平行，随江波起伏。驱车、骑行圩堤之上，左边是青青江水，白白江花，绿绿堤岸，翠翠柳丝，右边是摇曳多姿的油菜花，呼啦啦如行云流水，这左一右不经意间调节了我们的视觉神经，左右呈补色关系，人与自然因而也就呈互悦方式。我想，如果文徵明转世于此，他会创作出他的《金焦落照图》的姊妹篇来，我还想到，他一定会将此图定名为《金花落照图》。

第二条处平原之地，一马平川，一望无际，大面积的金黄色主色调犹如一幅巨画，比梵高的还要铺天盖地，比梵高的还要大胆恣意，我行我素，我看到它几乎在人的肩部上下摆动，它似乎在告诉赏花游览之人：允许你展头露脸，但必须在此掌握之中，在它的怀抱之中。你可以在此高谈阔论，也可以在此安想“向天再借八百年”。

第三条在后山丘冈，那高低下，缠缠簇簇的状态，有层见叠出之效，如果你行走在这丘冈的高处，你便想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如果在你处在丘冈的下面，你便会产生一种“争进谏词以求媚”的感觉，但又不得要领，几乎理屈词穷，于是只好双肩一耸，莫名地缴了械，任凭眼前的一幅青黄相间景观，一袭袅袅烟峽气象肆无忌惮地在你眼前摇晃。

望江的油菜花事自融媒播报后，特别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画面后，各地赏花者往来不断，组团、拼车，家人周末游，三五成群，有形有势，特别花盛期间，交警密集执勤。比交警更密集的是小商小贩，油条包子矿泉水，麻花甘蔗棉花糖，更有各式各样的望江土特产置于道旁。跳着广场舞的大妈们像春心已动的小女子，无遮无拦地展示自己，打招呼，行万福，个个喜笑颜开。

我常常想，或许望江真就是一座花果山，有花有果，果是花——棉花，花是果——油菜花。我们吃着香喷喷的，赏着美滋滋的。



金国泉，男，安徽望江县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诗歌、散文、文艺理论散见于《诗刊》《星星》《文艺报》《散文》《散文海外版》《山东文学》《散文百家》《扬子江诗刊》等。著有诗集《记忆：撒落的麦粒》《我的耳朵是我的一个漏洞》《金国泉诗选》及散文集《大地苍茫》等。

